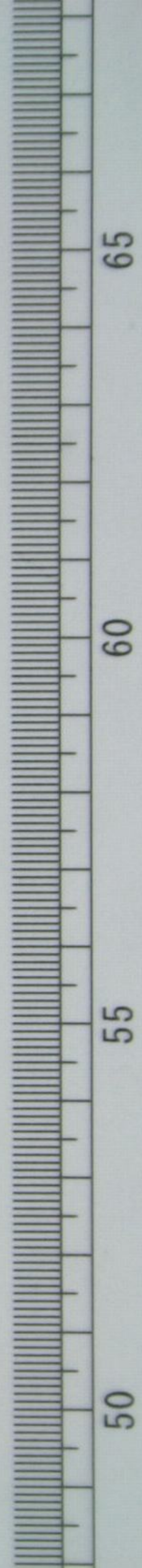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9





龍威秘書四集

第六册

晉唐小說暢觀

粧樓記

張泌

雷民傳

沈既濟

離魂記

陳元祐

再生記

閻選

夢游錄

任蕃

三夢記

白行簡

幽怪錄

王暉

龍威秘書四集六册目

全

大酉山房

010190606789







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粉指印青編

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  
並印于青編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木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  
待闕鴛鴦社

錢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為簾作錢龍宴

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班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  
數得雙者為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命作餞  
緩帶以一丸餞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  
酒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視而洒之水中若成龍  
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桃花醜面

北齊盧士琛妻翟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醜



面云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如華

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丹脂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洩袴帶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蓄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蓄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酒衣衣傲而香不滅

妖態

梁異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

環榴臺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

漆畫殿



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糸

### 剪刀池

剪刀池昔車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水剪刀于此池

### 半陽泉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自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執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 香溪

明妃姊歸人臨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盡香今名香溪

### 以女名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 待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



飛蟬以助粧飾

醉來妝

金陵子能作醉來妝

黃昏散

孫真人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女奴

猫一名女奴

不勝七箸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上箸。

王母小女

太真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

曉霞粧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做畫名曉霞粧。

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吉慶花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籍以乞巧

猫名

張搏好猫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

女侍中

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

贈芍藥

芍藥一名將離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

燕支

燕支染粉為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闕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義頤侯母正嫂也樊伉母呂



類封臨光侯

光樓言

西施毛嬙皆越女

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勿踐獻吳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  
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皆越產矣

斜紅

斜紅繞臉蓋古粧也

紅潮

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八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八月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  
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為鷲所搏上令妃授以多  
心經記誦精熟

印臂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文  
日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作剪刀

始園戲作剪刀以苜蓿根粉養之裁衣則盡成墨界不

庄樓已

七



形格言  
用人手而自行

婦人之貴

荀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嫂知音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始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

顏色

七歲女子

如意中有七歲女子能詩則天召覓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愁眉

梁冀婦改鴛翠眉爲愁眉

婦人唧嗒

王安豐婦唧安豐安豐曰婦人唧嗒禮爲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唧愛唧所以唧唧我不唧唧誰復唧唧



綠珠非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者老云汲此非者誕女多美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填之追後雖產女而七竅不完

女表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尼之始

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陳達妹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珠娘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

善臨寫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蹟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書法

書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鐘繇  
衛夫人

如平生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

寡婦莎

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孀婦草寡婦  
莎

鬱金

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  
微有鬱金之氣

盜寫

女几陳市上酒婦也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一日仲以素  
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

化蝶

壞裙化蝶

相思子

相思子即紅豆亦如珊瑚詩所謂贈君頻未摘此物最

莊妻記

十



相思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四十九妻

彭祖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木瓜粉

良人為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練行尼

孝文廢皇后馮氏真謹有節操遂號練行尼。

女郎花

詩曰木蘭開遍女郎花

蘅蕪香

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作裙

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改之。

錦襪

馬嵬姬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妬女泉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官處

治家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家法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脣

並枕樹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粧樓記終

庄妻已



雷民傳

唐 沈既濟撰

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  
 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  
 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餽奠焉  
 有以羶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  
 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羶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  
 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  
 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

雷民傳



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已子義卽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畝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咎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旣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旣霽就視卵破而遺卵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卵爲豪族或陰冥雲霧之父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兩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

公鑿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或有疾卽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卽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父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爲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章苟

吳興章苟于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鉞斂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于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李廓

唐李廓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今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窰烟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



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覩其推案

###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具酒穀奠焉有以魚蔬肉同食者立爲靈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于野中得鑿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總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火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蕪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燬如堯狀復數日有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傷倉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蚓螳龜魚蠶蛾之類或有似穀穗客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于盆內研細酌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



崇病輒愈

雷斧

黃宋永滾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  
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  
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  
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  
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已而其物不可取俄頃開  
霽

雷民傳終

離魂記

唐 陳元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  
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  
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  
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  
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  
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



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日，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

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詎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附齊推女

太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闕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



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  
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  
者卽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口鼻皆流血而卒父  
母傷痛女寃橫追悔不及遽遣告其夫俟至而歸葬  
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  
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子卒已半平  
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旣深思欲冥雪至  
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  
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

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妾可復生俟  
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  
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  
此直西五里郵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  
丸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  
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  
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  
曰衰朽窮骨且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  
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晏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  
隱焉李生卽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  
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  
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  
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  
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被據案而坐左  
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  
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  
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倉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

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趨入田先  
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  
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  
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謫又問  
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主吳芮今刺  
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  
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卽追來俄頃縛吳芮  
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  
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其驚怖



自絕非故殺也。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木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

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卽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卽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卽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惟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坐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



三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商云言

再生記

唐 閻選撰

顏畿

晉咸寧中琅琊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于瑳家  
家人迎喪旆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命未應死但服  
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  
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  
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增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  
疲于供護其弟宏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

再生記

二



再生言  
卒復還死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  
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續之際見二人追去  
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  
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于一府庭言責林甫命  
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冥司斷曰林  
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果代之掄  
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

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  
有崎嶇小徑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  
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窸然有  
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  
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  
殊矣冥中無晝夜嘗如冬天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  
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  
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  
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



光明經手自封裏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卽令取經卽掄所封裏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

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今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 張汶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



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  
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  
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  
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  
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  
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  
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  
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  
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

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  
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  
平遙縣吏張汶汶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  
有幾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椽出汶之籍頃聞案椽稱曰  
張汶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椽曰張汶兄爲役  
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  
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  
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  
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前



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已身偃臥于榻。室有燭，卽其影也。汶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哉曰：誰能

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埽，同會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埽于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鬢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



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于史書相符此不

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刃魏氏把桃杖拒



再生言  
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  
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  
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于路疲  
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比有奉終里  
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栢棺勿以  
桑木爲椁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  
稱是栢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椁遂不免兵  
京師聞此栢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  
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白申理歲餘獲放王  
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  
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  
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  
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  
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  
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  
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



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反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旣出，遂無所見。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夏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及，以劍自後斫穆頸，殪而隕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鏡而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



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  
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汹懼遂載還旻  
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  
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  
命司命更推核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  
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  
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

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  
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  
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  
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修忽二人脚已各易  
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  
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  
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  
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  
當殯歛對之泣胡見並有至性每節胡兒並悲思馳往



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  
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懼視雖三伏盛  
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夢遊錄

櫻桃青衣

唐 任蕃撰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  
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  
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  
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  
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卽盧子再從姑也青衣  
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耶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

夢遊錄



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  
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  
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  
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  
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  
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  
備請氏族遂訪見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  
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  
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

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  
定期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  
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  
省及府縣官明日下面其女成婚事事畢盛始非人間  
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  
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  
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  
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  
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



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朔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

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疾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饑耶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宦達矣遂尋仙訪



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曰氏女  
家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  
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  
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始至金光門  
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時近清明月色如書繫驢於庭外入室堂中有桃杏十  
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窓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

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  
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  
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  
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  
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  
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  
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  
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  
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楸稍於暗處追而察焉



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墜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

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克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塼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傾館旣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



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河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已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頭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之



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  
于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  
簫擊鼓言華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  
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  
土塋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  
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  
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書

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  
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  
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晉秦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  
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  
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  
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  
帝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  
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



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褲不多飾，其芳姝  
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  
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  
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  
，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  
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奏  
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  
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  
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

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  
堊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  
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  
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  
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髣髴雜英  
。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  
。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  
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  
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木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



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道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者擊臑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子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厲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臑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

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朧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邸耶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



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倦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目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

唱四座勸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筋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搥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聞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至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奴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



一牕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  
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人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  
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  
聞於劉山甫也

夢遊錄終

三夢記

唐 白行簡撰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  
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  
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  
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  
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其食見  
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  
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



三夢言  
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罌洗破迸走散因  
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  
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敘寒  
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  
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  
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  
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台徧歷  
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

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  
其詞曰春來無計被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  
天際去討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  
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  
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  
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幸同蓋所謂此  
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  
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褰素襦迎路



拜揖請爲之祝神寶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  
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  
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  
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  
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醕獲錢三環焉及旦  
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  
姓趙氏自始及未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  
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

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有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  
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  
至一處朱門大戶檠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  
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  
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  
旣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  
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  
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未有



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嫵俏學宮妝，獨立閉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

且曰：「殆將死乎？」母悉曰：「汝作魔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倫母聽良久，艷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其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三夢記終



幽怪錄

唐 王暉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何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



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爲遊宴者到是醮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時立於前若爲儼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輝車馬駢闐二紫衣吏人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

遂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人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



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法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醮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



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鏃鏃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纒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

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雙，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



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  
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覺  
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  
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  
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  
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  
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  
捨身瓦棺寺目持箕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闌檻以俟  
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

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  
攬衣至閣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  
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况子之冤懇而神告  
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  
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  
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  
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  
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  
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



荷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增福  
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  
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  
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  
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  
去其尼遂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  
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閤  
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  
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門

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  
默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  
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  
而爲之未嘗待僱蘭家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  
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鑠啟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  
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季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擒  
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既醉



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酌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叅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久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會諸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姬亦當爲彼夫人矣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五九斛龍縞被八兩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終



幽怪錄

七



唐 李復言撰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  
 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給縛送京師以反  
 狀未明左遷驪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  
 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  
 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  
 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  
 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



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絃所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

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嘗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



續世說新語  
敗而形靡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  
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  
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晦明未殊學  
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  
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  
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冥亦可也萬乘之君  
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  
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釐下以其  
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  
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  
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  
議者來旦期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  
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  
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  
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惟此書目所未觀如何老人  
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貧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脚已繫於何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

北賣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常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叟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方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



俾攝司戶椽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  
色華麗固稱恆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閒  
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  
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  
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  
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  
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  
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  
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鯁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續幽怪錄終

續幽怪錄

五





幻戲志

殷七七

唐 蔣防撰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臺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干長安尋為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  
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  
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  
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  
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  
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  
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

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  
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  
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  
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卽歸閨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  
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  
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  
閨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



一公慶元  
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  
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于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  
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  
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  
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  
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  
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  
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  
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畊農樵採與常無  
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  
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  
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  
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  
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竒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雪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  
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  
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  
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  
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  
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  
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筋擊

盤長嘯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  
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  
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  
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  
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  
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  
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獅子走趕捉白  
鷺其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



懷中視萊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過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

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腳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靡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州秦壑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



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  
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  
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  
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  
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  
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  
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  
救人爲志蜀用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

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  
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  
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  
爲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  
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  
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  
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  
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  
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



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  
螭豹騰躡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  
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  
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  
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  
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  
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  
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

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  
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  
中天樂聞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  
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  
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  
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  
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  
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



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一  
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爲聖唐正始  
音元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  
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于  
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  
相懼又奏之元宗卽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時高  
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  
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  
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

奏事卽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  
以事語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  
疑月中之遊卽夢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  
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  
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